

旧版书系

凉山夷家

林耀华 著

3.79

20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6487988

D693.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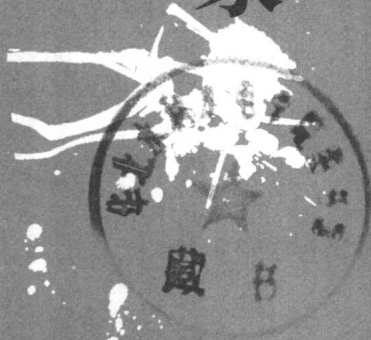
L520

旧版书系

邢克全 周良沛 主编

凉山夷家

林耀华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64879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凉山夷家/林耀华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1

(旧版书系/邢克全,周良沛主编)

ISBN 7-222-03562-1

I.凉... II.林... III.彝族—社会调查—调查
报告—凉山彝族自治州 IV.D633.3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6634 号

责任编辑 王小燕

封面设计 鞠洪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旧版书系

凉山夷家

林耀华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650034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125 字数:100千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2-03562-1

定价:12.00元

编者的话

邢克全 周良沛

历史上,由于某种特定条件,有些近似巧合的人或事,会极其相似地出现,然而,历史绝不重演。过去的就过去了,永远地过去了。《论语·子罕》曾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不舍昼夜”之所“逝”,在今日,由于现代交通之发达,完全可将前人几十日长途跋涉的路程,缩短为几十分钟舒适于空航的距离,寓于神话、童话所变幻现实的梦,也有现代科技似那呼风唤雨的神灵而使之成为真真切切的现实时,恍惚这个世界越来越小了,可以想象的空间已渐失去,为现实驱散我们曾陶醉于梦的浪漫所失去的天真而尴尬时,无法不感叹这“不舍昼夜”之所“逝”,已无比地加速其“逝”速。

从目前历史分期断代的办法看,贴近我们“当代”最近的“现代”之末,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距今也已六十多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作家斯诺在“云之南”作他的“马帮旅行”时,说昆明“这个城市伸出一只脚在警惕地探索着现代,而另一只脚却牢牢地根植于自从忽必烈把它并入帝国版图以来就没有多少变化的环境”。此说,在封建了几千年的土地上,东西南北,闭塞、滞后的地区,皆莫能外,还有更甚于此者,六七十年前的历史,有时也无异于几百年前的旧闻。即便在当代,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些路不通,人罕至,封闭于深山老林、穷乡僻壤,还没进行社会改革的人家,其生存形态,对今日也是遥

远的,从根本上讲也属于“没有多少变化”的旧事。它翻天覆地的新旧、隔世之变,有时也只是几年间的事,距今也已半个世纪了。

尽管过去的一切,随流逝的时光流远了与今日的差距,但它毕竟还是今日的历史与文化之根。沧海横流,世事纷纭,男、女、老、幼,强、弱、智、愚,善、恶、忠、奸,尊、卑、贵、贱,在人生的舞台,同台亮相,都是好戏。以此为历史经纬的故事和人物,无论英雄豪杰、贪官暴君,还是顶天立地有仁有义的人民,都有他们的正史、野史、传说、轶闻。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民风、民俗,也随着这一切而有它的沧桑巨变。今日要了解、研究它,无法不借助一些过去的资料。有的还不可能留下什么直接的文字记录,更增加了这一工作的困难。即便是直接在岗对此负责者,也不能将它看作“事不关己”之事。对它留下为数有限的一些资料,束之高阁,不予充分利用,乃至散失,是有负于国家和民族的。

于是,我们从现代、近代,云南的、西部的,到更广远之天地的有关文化、历史、民族等等的有识之士的札记、掌故、田野调查、佚文旧稿中,选出一批当时和今日依然有其影响与价值的专著和篇什,编辑为书系,以介绍给读者和关心、研究它的朋友们。由于“逝者如斯”,一些作品的认识、审美、资料价值,有的往往还会与时俱增,由此,更增加了我们介绍它们的责任感。

时代的巨变,正如许多学者所言,我们“每天都有珍贵的民间文化品种在消亡。”形势亮出了黄牌,他们呼吁“抢救”民间的文化财富,提出“需要深入当代民间进行‘田野调查’”。这里大多入选作品的作者,不少正是当年的“田野调查”者,他们深入到所谓的“蛮荒之地”,在旅行、生活条件极差,乃至恶劣时,以其惊人的毅力,在天灾,也在人祸所遭遇的惊险中,写出他们耳闻目睹之种种,有的归纳、概括而抽象为更具理论色彩,更具文献价值的调查报告,有的则更侧重沿途实见实闻的

记实,夹议夹叙,所悟的学问常常深于一见一闻,遇险的惊恐又常与人生闯荡的乐趣同在,大多写得朴素、清新,和平冲淡中确有委婉的情致。他们,有的定居该地,已属当地居民,有的,调查的行程,一年半载的跋山涉水,想蜻蜓点水似地所谓“深入生活”,想追名逐利而作所谓的“研究”之浮躁,都不能。他们,不乏过去的先贤名儒,名校名师下的研究人员,寒窗苦读的学养,加以重在“田野调查”的社会实践,虽然当年研究的学科分类、用语,与现在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多有鲜明的民主意识,同情广大的劳苦大众,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从人道、人权的维护,正视压迫、剥削、两极分化的现实。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对东、西方的一些不同处和相同处所引发的联想,也请读者帮助一同思考。它为我们开了眼界,打开了思路,于此回顾、前瞻的天地,更加宽阔。

这些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写的作品,若无他们的局限性,也就无需后来的社会进步。除了书中的白纸黑字,他们跋涉在穷山恶水的艰辛和为此所追求的执着之顽强,正是对这土地,对这土地上的人民之爱,虽然并不排斥有的也许出于好奇,想探险,冒险,但他们作为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大中国的兄弟之情,是无可怀疑的。可是有时正统于当时政治结构之情,将人民对反动统治的反抗写作“叛乱”,在正视人民的痛苦时,又仅从当地的风光与人情称他们所在之地为“乐土”,或对他们的风俗习惯,简单地以自己的好恶来看它,难免有些偏颇之词,但从整体来看,作者的爱心都是浓浓的,有些不周之处,或是漏洞、失误,都不难理解。照排之旧书,就该看到它是过去另一个时代,另一些作者,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写成的作品,就该看到它的局限性,为新时代的自信。

世事变迁,“逝者如斯”,前人有的看法无法请他们统一,后人更无权强求一统。有些说法,能理解,并非简单地认同。能作注的,加注,若难查证的,存疑。乍看,有些不明白处,顺

读下去,就理清头绪了。

本书系的选编,除由繁体字改为现代简体字横排外,内容基本保留原貌,有的地方,另加编注说明,以便读者阅读参考。

序

我于十余年前曾经梦想过游历凉山深入“僛僛国”，外人所谓独立僛僛的区域，抗战以后，辗转川滇从事任教，于是得有机缘亲历伟大的西南后方，去年夏天前往凉山夷区考察，因而实现了从前的梦想。

考察时间系七月二日到九月廿六日，前后共八十七天。从成都率领同学胡良珍君并校工老范同行，至雷波聘翻译王举嵩胡占云并黑夷保头三人，组成燕大边区考察团，西向大小凉山实地研究。行程详情，书中已有记载，不另赘述。

僛僛^①这个名词，在凉山中不常应用。边区汉人称僛僛为蛮子，僛僛谈话自称夷家^②。因是僛僛、蛮子和夷家三词，名称虽不同，所指意义却是相同。

本书名《凉山夷家》，凉山为地理区域，夷家却有双关的意义，广义的夷家指整个僛僛社会，狭义的夷家指僛僛的家族组织。第一章区域标明考察的地理范围，第二章到第五章叙述社会团体从大到小的机构，因氏族、亲属、家族与婚姻乃系夷

① 僛僛：彝族旧称，也作“卢鹿”、“僛僛”、“罗落”、“落落”。“卢鹿”之称最早见于唐代史籍。元在今四川西昌地区及大凉山一带设立“罗罗斯宣尉司”。“罗罗”等名为元明以来史籍所习用。解放前这一彝族支系也自称僛僛，解放后不再沿用。

——编者注

② 夷家：解放前，西南少数民族被泛称为“夷”，本书中凉山夷家之“夷”，今写作“彝”。

——编者注

家一个连串的组织。第六章到第九章描写夷家几方面主要的生活枢纽,经济、阶级、冤家与巫术,都有特点的表现。

《凉山夷家》是一部实地考察的报告,依据作者亲自搜集的材料,叙述以家族为中心,当然关联到与家族有关的其他方面的生活,不是如此即将流于概况调查,不能深刻表现生活的内容。测量夷人体质的材料,一时无从统计考核,待将来另成一篇发表。尚有夷文经典的翻译并夷人个别的传记,也须等待整理,再行问世。

凉山考察并报告完成,作者须向多方面致谢。吴文藻师一向热心指导,此次更极力帮忙,最足令人钦佩的感谢。哈佛大学叶理绥教授(Professor Serge Elisseeff)勉励从事实地研究,哈大人类学系诸大师谆谆教诲,使作者深觉受严格科学训练的重要。整理期中关于夷文亲属名词的注音,蒙李方桂先生指正。图表绘画多由社会学系助教陈舒永君担任。其他同工并边区朋友辅助教益之处,统此道谢。

最后关于考察经费,系受“中国抗建垦殖社”、“罗氏基金委员会”与“哈佛燕京学社”三机关补助,亦特借此机会敬表谢忱。

民国三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自序于成都燕京大学

目 次

序	(1)
第一章 区域	(1)
第二章 氏族	(13)
第三章 亲属	(23)
第四章 家族	(35)
第五章 婚姻	(44)
第六章 经济	(54)
第七章 阶级	(64)
第八章 冤家	(74)
第九章 巫术	(83)
附录一 傛傛亲属名词	(94)
附录二 川边考察纪行	(105)

第一章 区 域

凉山是四川、西康、云南三省交界的一个区域，大凉山脉乃自西康贡噶山脉歧分而来，共分四大支。第一支最北，盘结在四川境内峨边与马边之间，在僛夷地称为万石坪山脉，亦即大渡河与马边河的分水岭。第二支为大凉山主脉，北部自黄茅岗往南伸展，经黄草坪、烟峰山、大风顶达南黄茅岗，尽于金沙江岸的龙头山，亦即美姑河与西苏河的分水岭。第三支盘结于乌抛夷地，与竹核等处的乌抛山，为美姑河与西溪河的分水岭。第四支为八溪山脉，在西康境内昭觉与宁南之间，即系西溪河与会通河的分水岭。俗以黄茅岗为大小凉山的划界线，黄茅岗以西至会通河以东之地为大凉山，属昭觉境内。黄茅岗以东为小凉山，属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四县，亦即世人所简称的雷、马、屏、峨区，在川省西南第五行政区范围之内。

凉山自古为僛夷盘踞之区，汉人踪迹罕至其地。夷家的大本营在大凉山，不受汉人势力的统治。小凉山则为夷汉往来交易之所，也是两族杂居地带，至统治势力则两方互为消长。汉人势力兴盛之时，僛夷大部西越黄茅岗，退守大凉山。至汉人势衰，夷家必趁势叛变，出扰小凉山各地，使雷、马、屏、峨区无日安宁。

实则僛夷所居之地，并不限于大小凉山。西康除昭觉之外，尚有其他宁属八县并康属九龙也有僛夷氏族的分布。根据各家报告，西康十县合计约有夷家人口六十万。在越嶲、昭觉县城以东的大凉山区域，僛族比较纯粹，自成系统，从来不

愿受汉人的同化。

金沙江以南地带，在云南省境之内，也是僛僛分布居留的区域。按滇省居民，平原之上十之八九为汉人，高原山谷之间则为夷族星罗棋布之区。昆明、大理线以南，摆夷为主要民族，与泰掸系接近。此线以北的夷族皆系僛僛及与僛僛接近的么些、力些等族。僛僛也向昆明、大理线以南进展。甚至在滇省境外，安南、缅甸一带也可找到僛族的踪迹。作者于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曾在滇省居留八九阅月，对于境内夷民甚为留意，当时参考各家报告，估计滇省僛夷为其有关诸族，人口总数不在一百万之下。

居留滇省的僛族，与居留川、康一带的僛族稍有不同。滇省僛族因与邻族互通婚媾的关系，在体质方面略有变化，文化方面无论物质生活或习俗惯例，颇受汉人的影响。许多僛民因为汉化之故，自己承认系汉人，不愿被称为僛僛。

既知僛僛在川、康、滇三省分布的梗概，可进而稍详叙述大小凉山区域的情形。

大凉山主脉为南北行的山脉，前已提及，在山脉南端的东面，有八段土岭，结成山脚，北部起自大谷堆，南达金沙河畔，都是向东而行，将凉山形成多足虫形，皆尽于西苏河边，此即俗所谓的八寨。八寨南段临江，山岳悬岩千仞，北段与龙头山相接，峰岭重叠，古林阴郁。明、清两代极力经营边区，至嘉、道之间汉人势力渐达黄茅岗以东之地。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变乱开始，夷人侵占大小谷堆，汉军退守山棱岗筑城自固，又于马颈子设要塞，与山棱岗成犄角之势。西苏河以西各地如母狗坡、拉米的汉人也先后退至河东，并于千万贯设一夷人土司，即杨土司，以系维远近的僛僛。

八寨以北，汉人也曾设下口岸，期望向西进展。山棱岗北去有滥坝子，再北有牯牛坝，都可从屏边西宁登山。黄草坪东面，在马边境内有油榨坪，曾经汉人开垦种植，清代鼎盛之时，此地辟为大场，以为与僛僛交易之所。再北烟峰山一带，多悬

崖绝壁，荒野老林，汉人裹足不前。

登大凉山最北口岸就是洼海。洼海已入大凉山境内，范围甚广，东西占数十里。洼海系马边、峨边两县入大凉山必经的孔道，是地距离两县城各约二百里。从马边西行，经月儿坝、楠木坪，登黄茅岗可达洼海。从峨边南行，经梯子崖、斯栗坪到达万石坪，一路穿过大森林，也可直抵洼海。由洼海南行，又通达大凉山中枢，因是洼海成为交通线重要的交叉点。

洼海南约二百余里即系大凉山中枢的牛牛坝。该地位于夷车河与连渣脑河流入美姑河的交叉点，背负大山，三面环水，为一平台地。牛牛坝往东可至雷波，往西可至越嶲。西南至昭觉，北行至洼海，更通峨、马二县，是凉山交通的中心。又因地势险峻，为用兵凉山必争之地。宣统元年（一九〇九）英人布尔克（Donald Burk）率随从十余人由建昌入凉山探险，路至连渣脑被夷人碎杀，随从被执为奴娃，几引起国际严重交涉，当时川督赵尔丰立饬建昌、峨边、马边三路官军进剿凉山，约定会师牛牛坝。实则官军仍用保头作为乡导，沿途妥协，兵至连渣脑，烧去几座房屋，杀了几个夷人。回师于交脚旧汛，筑城置昭觉县。赵尔丰计划彻底整理凉山夷区，谋筑雷、建通道。建昌部分已经沟通昭觉，越过美姑河，达耶路那达。雷波部分仅修至山棱岗附近，因夷人率群劫夺，乱起停工。后来通道的工程，全部被夷人毁去。民国初元，昭觉防军撤去，夷人先后反叛，竟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陷城，劫杀掳掠，为状至惨。时至今日，昭觉大部仍在夷人盘踞之中，是为凉山僛僛出入西康的主要门户。甚至西昌与昭觉之间的交通，有时亦在夷人势力控制之下。

清末光绪年间，因僛僛几次反叛，侵占黄茅岗以东各地，城镇交通亦被扰乱。但当时驻军尚多，该区域虽沦陷，其间乡镇保存者仍不少。例如黄螂与雷波之间皆系汉地，交通无阻。他如三河口、油榨坪、中山坪、濫坝子、山棱岗、马颈子、西苏角、小屋基、獐子村等处都在汉人手中，虽不能连成一片，若一

旦有事，皆可相为策应，民国以后，驻军减少，僛僛大形猖獗。先是失去菖蒲田，雷波、黄螂间交通断绝。失去山棱岗、马颈子，雷波城西就没有保障。失去烟峰、油榨坪，马边通大凉山的中路隔断。再失去三河口，马边与峨边间的交通亦告断绝。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雷波县长罗冕南在獐子村被边民击死，政府未加声讨，大失威信。因此僛族更无忌惮，造成二十年来反叛大乱之局。

以上所述大小凉山区域，北起峨边县南达金沙江约九百华里。东自雷波西至昭觉约六百华里。此区域内的人口情形，按作者所经过的地方估计推论，约有僛僛人口二十万。

作者此次率领考察团，因时间关系，不能遍走大小凉山各地，只能就考察的区域，详加检讨，以为研究僛僛的根据。由宜宾沿金沙江上溯，一直到达屏西秉彝场，系往四川西南边区的大道，沿途已无夷人的踪迹。秉彝场旧名蛮夷司，迄今沿用，但已名存实亡，全区都是汉人。秉彝场系中都河与金沙江合口处，上三里石角营又为西宁河入金沙江处。水顺时汽船可到此地，平日木船可达，为金沙江上流航行的终点。因此秉彝场实扼水陆交通之冲，为屏山西境的门户，亦系内地通达边区的要口。街市依山建筑，凿崖壁架栋梁，屋底用木柱支持，高至数丈，水涨时住屋也不至没顶。外间盐布货物，皆在此地起卸，转由人工背夫运到边地与夷人贸易。夷家币制沿用生银，衡量以两以锭，在秉彝场即能交换，可知夷汉交易的势力，在此已极重要。

从石角营沿西宁河上溯，五十里到夏溪。考西宁河之源，出于黄茅岗东侧，经雷波之濫坝子、中山坪、罗三溪，至屏边的西宁，计程约百余里，再八十五里始达夏溪。

夏溪位于西宁河南岸，为沿河最大的村镇，人口将近四千。镇上有商店饭馆，远近夷家常来买卖交易，过河不远之地即为马边界，马边夷人亦常到此地。从夏溪上溯西宁，沿岸都是汉人村寨，四围山上皆系夷家，以是此区为夷汉杂居之地。

夏溪西行十五里，至撕栗沱，为一小村落，几十户人家。屏边乡公所，设在此村，全乡包括撕栗沱与西宁，以及两地间的村寨，东西相距约七十里。撕栗沱村内有中国抗建垦殖社第二区事务所，所内人员正在计划建设，使该村成为模范村落。村后有泉水一潭，可稍用工程贯入村间为自来水。抗建社甚勉励垦民殖边，村西麻柳塘、流中沟一带荒山，都经垦民种植，现已包谷遍野，结实累累。抗建社垦民更往西开殖，经西宁、罗三溪，南达中山坪，入雷波县境。

撕栗沱西去沿途只有山僻小路，崎岖难行，又因山岭阻隔，必须往返渡河。沙沱一带河中堆积沙石，水从石底流过。到胡家堡子，两岸皆系峻壁丛林，河水狭隘，且多崖石。因此西宁河极难开浚以通舟楫。胡家堡子离西宁尚有十余里，民初夷变，西宁焚毁一空，胡家堡子亦数度被袭击，但因碉堡坚固，未曾遭祸，为西宁一带硕果仅存的汉民村落，只有五六户住屋。

西宁系山谷中的小平原，前清盛时曾住过两千户人家，为边区重镇之一。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夷人反叛，全市焚劫一空。近年因各垦社成立，在旧时屋基之上建立村落，但皆系茅竹屋宇。本年七月初旬村上一处失火，竟于两小时之内，全村焚毁一空。二十余日后作者亲到西宁视察，见新建茅屋又已成列。今约有住户百余家，人口六七百人，男多女少，因来此边区多系具有冒险性的壮年男子。

西宁河由村右绕转村南，再蜿蜒往东流行。村后一带平原皆种稻米。四围高山，山顶亦可种植包谷、桐子及茶树等，惟离村稍远即入夷区。抗建社之外，尚有中心垦社、县营垦社在此成立办事处，社员及垦民都是负枪携械以资自卫。县府另设屯垦保卫队，日夜警备，深恐边民生事，夷汉冲突。

西宁为雷、马、屏三县交界处，又系小凉山的中心，所居地位至为重要。远近为恩札支悍夷，时常叛变纷挠。如西宁不守，河东诸地亦将危殆。此地北去马边南去雷波两县城，为一

直线关系，因中隔夷区不能通达，行旅者不得不东回石角营绕道而去。

西宁在小凉山原系四通八达之地，夷乱之后形势大变。北去马边既荆棘丛生，西面牯牛坝、油榨坪、濫坝子可登大凉山诸要口，亦全没于夷区，汉人裹足不前，更不敢作何冒险企图。开发小凉山应先充实西宁，即开发大凉山亦当以西宁为根据基地。

从西宁南行，由于抗建社的努力，垦民已移殖于罗三溪、中山坪一带，再南至野鹿坝渐上山坡老林，全区原系雷波东林乡地域，为黄茅岗经大谷堆东伸的侧脉。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恩札支夷人侵占该地，内有溪沟十四道，灌溉极便，侧脉与溪沟之间又有坪坝十八处，土壤肥沃，雨水充足，可作各类耕种。野坝坪以南，经九龙岗分水岭，中有高峰陡壁，森林老木，约一百里始达雷北麻柳湾。

西宁、雷波的间隔，本来只有一百四十里，因夷区关系，必绕道石角营沿金沙江南行，经过四百一十里的路程。由石角营到冒水孔过邓溪塘即入雷波境的大岩洞。屏、雷交界的蛮溪口，常为夷匪出没之区。许多旅客垦民曾在此处被掳为伊族奴隶，称为娃子。大岩洞西行，中经崖壁，路宽二三寸，峻险万分，崖下江水滔滔，击石作巨响。对江为云南境界，山岭重叠，森林阴郁。到沙湾攀登二十里陡坡，不复再见金沙江，十余里即抵黄螂。

黄螂为雷东第一重镇，设有区所，人口千余，街道狭小。旧日城墙仍甚坚固，晚间城门紧闭，以防远近夷匪攻击。城外为一平原坝子，土地肥美，灌溉方便，有良田千顷，为山谷中的沃地。城南五里为马湖，广袤三十里，湖水碧绿洁净，四围山野青翠，天然风景绝佳。东南山上已经垦民种植包谷，西南山上尽是夷家村寨。湖南海脑坝，亦称马湖村，夷乱之后，乱石荒草，至为萧条，近驻有保安队伍，村内住民亦稍集聚。

海脑坝至箐口，相距六十里，中间经过分水岭，海拔甚高，

民初失陷，雷、黄间交通隔绝，雷波因是变为夷区包围中的孤城。往年登岭，必出资由夷人保头护送，否则半途或被劫杀掳掠。近来由保安队驻防，每逢阴历一、四、七日期，队兵满山放哨，以便行旅交通，且于五子坡顶驻兵一排，以防不测之变。

箐口经文水镇到雷波，计程六十五里，全区皆山谷沃地，园谷遍野。但雷波东金竹嘴一带夷匪出没无常，焚屋掳人之事，层出不穷。未到雷波之前，重见金沙江水蜿蜒山谷间，隔江云岭重叠，高峰插天，则为云南境界。

雷波城似网形，建於平原之上，自北而南，渐渐向下倾斜，十五里达金沙江。东西北三面环山，颇似天然太师椅。城郊稻田遍野，有池子可资灌溉，产米甚丰。海拔一千三百公尺，故虽盛夏，气候凉爽。因连年夷乱，人民离散迁徙，全城户口不及万人，即全县估计亦不过三万左右。

城郊附近特别是城东城南一带，村屋甚多，都是散开满布田野间。每屋必于一角自筑碉堡，防御盗匪。住户并非全数汉人，中有汉化夷民杂居，系前杨土司的百姓。城郊人民在生活上无任何保障，夷匪常于夜间来此劫杀掳掠，城南南田坝受祸尤深。作者住雷波时，每于深夜闻城外枪声连续，即系夷匪来临。夷人的战略多系十余人结队，先在屋外埋伏，及至夺门而入之时，则击毙一二人，然后掳去一家男女。被掳之人口中塞上草木泥土，不许叫喊。劫夺之后夷匪即从南田坝斜坡下降，沿金沙江畔西北方逸去。

雷波四围山顶，若非荒野之地，即系夷人区域。北山离雷五里的夹夹石，有一班队伍驻扎。更上锦屏山海拔三千余公尺，丛草老林，渺无人烟。东北山谷离城十五里的麻柳湾，为北去屏边西宁的孔道，但此地为里区支夷族占领，汉人不能通过。作者视察麻柳湾之时，由一里区保头率领，出东门登山，到牛岭即见山王庙前三个夷人执枪守关，若非保头与他们对话，我们就不能越雷池一步。山王庙在山顶，庙后有土墙木门，出关下山谷即是麻柳湾。三年前庙内驻扎队伍，以防关外